

前言

蘭嶼之父紀守常台東福傳故事田野採集，這是第二期，主要是針對紀守常神父昔日在台東延平、關山、海端等地服務的事蹟，進行田野採集，以彌補過去史料文獻之不足。

紀守常神父是 1954-1970 年代來台灣服務，在台 16 年期間主要在台東地區福傳，主要在阿美族、布農族、達悟族等地區服務，阿美族的田野採集工作已告一段落，布農族的區塊過去並未進行有計畫的田野採集，為彌補這缺口，因此提出此田野採集計畫案。感謝國藝會的經費補助，給予積極的經費支持，讓此計畫得以順利進行，並在計畫時程內，完成此田野採集工作。

由於紀神父已過世 43 年，昔日熟識他的人多已老邁，更多是已經凋零，因此要尋找認識紀神父的人訪談，猶如大海撈針般的困難，許多線索追蹤不易，更多族人已經搬遷到外縣市，甚至已和家人失去聯繫，種種時代變遷，都增加此計畫執行的難度。雖然如此，本團隊仍一秉初衷，只要能尋得蛛絲馬跡，即便是天涯海角，只要人仍在台灣，就想辦法聯繫，並試圖前往訪談，這是本案執行上的挑戰，本團隊已盡最大的可能克服之。

如今，計畫執行已接近尾聲，但是部分歷史證人依然音訊全無，令人扼腕。計畫有結案的期限，為了核銷行政作業的需要，只好暫時先結案，未能尋得芳蹤的歷史證人，繼續追尋，期待終有一天能聯繫上，讓相關的歷史證人的訪談，逐一完成。

貳、計畫執行情形

本計畫的執行，比想像中的困難，一來是因為布農族部落多位於山區，人生地不熟，增加尋覓受訪者的難度；二是布農族的男人的死亡率高於女性，昔日的傳教員多已作古，徒留遺孀，較難採集到第一手資料；三來是筆者過去鮮少在布農族地區服務，對布農族語，甚感陌生，需要藉助翻譯才能進行，大大增加訪談的難度。所幸，筆者認識幾位布農族修女，從布農族修女訪談起，是個好的開始，透過修女的指點，訪談線索抽絲剝繭，逐漸浮現，讓此訪談計畫順利展開，即使遇到需要使用布農族語的受訪者，都能有朋友或受訪者家人協助翻譯，讓族語的隔閡降至最低，這都是始料未及的，感謝這些恩人的協助。

本計畫原編列一位助理，負責電腦及影像資料的處理，預備人選是白冷會的薛弘道修士，可惜的是薛修士奉修會之命，被調回瑞士去了，因此在電腦影像資料的處理上，失去專業協助，也加重本計畫執行上的負擔。雖然如此，本計畫所

採集到的部分老照片，仍有掃描保存的價值，希望這幾幅老照片，能填補歷史的縫隙，讓紀神父的相關影像，更完整的被保存。

一、計畫執行情況

本計畫主要是針對布農族人進行口述歷史的採集，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則是採開放的態度，不僅針對布農族人，而是一旦有關鍵性人物出現，且是之前尚未訪談，或是有重要線索是之前未知的，此階段仍列入訪談，如阿美族、瑞士籍白冷會士，甚或是外省籍傳教員等，因此本計畫成果所呈現的訪談對象，是多元的，但整體比例，仍是以布農族居多。

四十年前和紀神父相處過的人，多半是已年近古稀，現在最年輕的也已接近六旬，而分布地區原以為會在延平、海端兩鄉，但實際訪談地區則是遍佈全台，增加訪談的困難度。目前原預定訪談的耆老，能聯絡上的，都已完成訪談工作，這是極為難得的。

(一)布農族

布農族是本年度計畫執行的焦點，紀神父在台服務期間，曾經擔任過鹿野天主堂的本堂神父，鹿野天主堂的範圍包括台東縣延平鄉，延平鄉即屬於布農族所居住。

1. 延平鄉

延平鄉幅員遼闊，當年幾個部落都是由紀神父負責，每個部落都有布農族傳教員，可惜這些第一代的傳教員多半已經凋零，無法接受訪談了，碩果僅存的二位，一位在永康、一位屬鸞山。

① 永康部落

永康部落雖位於延平鄉，但是卻是從阿美族的永安部落進入。經布農族修女的口述，知道當年的傳教員古四海尚健在，對這位老傳教員並不陌生，因為紀神父出殯的照片中有一位年輕的布農族人，據說那位就是古四海，早就有人指點筆者一定要訪問他，他真的很健談，記憶力佳，提供蠻多的資訊，對往後的訪談，多所貢獻。

本來古四海要介紹其二哥接受訪談，但去過二次都未能見到人，有點可惜

，未來若還有機會，值得再去試試。

② 鸞山部落

鸞山部落位於鹿野鄉的東側，延平鄉則位於鹿野鄉的西側，因鸞山是布農族人所居住，故行政區域劃歸延平鄉。鸞山部落與鹿野隔一條溪，早期沒有橋可過，要去鸞山傳教都要涉水而過，聽說紀神父就是如此跋山涉水到各處傳福音。早期有一位鸞山的傳教員，經古四海介紹得知其已搬遷到花蓮卓溪，因此特別透過卓溪的朋友打聽到其下落，也順利訪問到他——胡太一。胡太一還提到另一位當年常跟隨紀神父到布農族地區傳教的胡學信，可惜胡學信已去世，否則一定可以採集到豐富的口述歷史，此時進行田野採集，有為時已晚之憾。目前，鸞山已經沒有傳教員健在，但是卻有傳教員的遺孀，透過傳教員的遺孀的口述，得以了解紀神父當年到鸞山傳教的概況。

2. 關山鎮

關山鎮是台東縣境內花東縱谷中最大的市鎮，族群分布多元，天主教堂區以布農族信徒居多，也有部分的阿美族人。關山天主堂紀神父曾到此協助另一位白冷會士孫神父傳教過，因為紀神父會講布農語，又會講日文，常受邀到此幫忙講道，也曾到此代理過本堂職務。受訪者中的余素玉和另兩位余修女當年都在關山堂區傳教過，很多故事也跟關山有關。

3. 海端鄉

海端鄉位於南橫公路的入口，是台東縣布農族居住最北的行政區域，海端過去曾經隸屬於關山天主堂，因此關係，這兒也有紀神父的足跡，但更多的是紀神父傳教員的足跡。當年紀神父車禍身亡時，媒體報導當時車上的三位少女，其中兩位是海端鄉的布農族，這兩位正是此次田野採集的重點人物，其中一位受訪者，即是現任海端鄉的鄉長夫人許金花，這次是在海端鄉的錦屏部落訪問到她。

4. 台東市

這次訪談，最特別的人物是余素玉，她是布農族人，是紀神父培育的縫紉班人才，她每週都在台東寶桑天主堂彌撒，筆者也是在該堂彌撒，常在禮儀中見到面，卻不知道她就是我要尋尋覓覓要訪問的布農族人。訪問余素玉真的是件奇蹟，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余素玉還送我一艘她當年到蘭嶼買的達悟族人雕刻的小拼板舟。更讓我難以置信的是訪談完隔天即傳來她去世的消息，讓

我難以置信，但事後回想，她似乎就在等待這次的訪談，那種感覺，真的很奇妙。

另兩位布農族修女都是聖十字架會的修女，都被派到台東市區服務，因此，訪問的地點都是在台東市，修女口中的紀神父，多了份修道人專有的回憶，很特別。

(二)其他

這次的田野採集，雖是以布農族為焦點，但並不排除其他族的訪談，包括阿美族、平埔族、漢族和外籍白冷會士等。

1. 阿美族

阿美族是紀神父到台灣第一個接觸與服務的族群，紀神父在阿美族的地區服務的時間最久，留下許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有嫁給外省人的阿美族人，有曾到蘭嶼幫忙蓋教堂的馬蘭阿美族人，更有曾經跟紀神父一起出車禍的阿美族人，這些都是此計畫案所採集獲得的珍貴成果。

① 新竹竹東

這次田野採集，終於找到當年在和平部落幫紀神父煮過飯的歐元禮先生的遺孀，歐先生後來搬到花蓮，女兒曾擔任花蓮海星小學的校長。她的遺孀是永安的阿美族人，現居新竹竹東，和女兒同住，好不容易連絡上，特別前往訪談，希望能採集到更多紀神父的故事。歐先生是前北平輔大的校友，輾轉來台，最初隨白冷會到台東服務，後來一路北上花蓮、台北，歐先生文筆佳，曾寫過許多故事與文章，可惜這次訪談發現，歐先生昔日的作品和老照片，都已佚失，家屬沒留下任何可供追溯的史料，真的好可惜。

② 桃園龍潭

這次的計畫執行，田野訪談的範圍極廣，其中一位是周梅香，去年執行田野採集時就想訪談周梅香，聽其族人說她搬遷到花蓮吉安，住在一個號稱小台東的部落，去年未能抽空前往。今年再次聯繫，發現周梅香現居桃園龍潭，因為她是紀神父車禍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是重要的歷史證人，非訪談到不可，即使路途再遙遠，也要前往。還好，皇天不負苦心人，這次雖幾經波折，最後仍然順利訪談到她，順利採集到紀神父車禍過程的第一手資料，對釐清車禍的發生，有了關鍵的證詞。而訪談周梅香的地點，是利用其白天工作下班後，到其

住家附近找到她，卻因她暫住弟弟家中，不方便在那兒接受訪問，最後，周梅香帶著我繞了又繞，最後竟然是到龍潭運動公園的一角訪談，這也是田野採集以來，最刺激的一次。

③ 台東馬蘭

馬蘭部落，是紀神父到台灣服務的第一站，傳說當年紀神父即是為了要去蘭嶼探望前往協助蘭嶼人種稻的馬蘭阿美族教友才起的念頭。這次，誤打誤撞地發現，原來當年到蘭嶼幫紀神父蓋教堂的工人都是阿美族的，其中一位就住在外省籍傳教員鄭義民家對面，這也是很寶貴的發現，特別是從鄭義民老傳教員家裡採集到紅頭天主堂興建的老照片，讓影像說話，的確很珍貴。

2. 平埔族修女

潘修女是寶桑堂的主日學老師，認識她多年，在進行紀神父口述歷史訪談過程中，常聽到潘修女提起當年的趣事，卻始終沒有機會親自訪問她，這次終於逮到機會讓潘修女點頭，答應受訪。潘修女知道好多傳聞，但都是傳聞，多半不是她親自經歷的，而是轉述的，這部分的資料需要更謹慎的過濾才行。

3. 瑞士籍白冷會士

白冷會是紀神父所屬的修會團體，和紀神父具手足之情，能夠看到在團體中的紀神父，這是一般人比較不熟悉的一面。這次訪問到兩位重量級的人物，一位是現任的白冷會會長，也是現任的蘭嶼本堂神父葛德，過去在籌辦紀神父基金會的時候，葛神父態度保留，讓我一度不願意接近他，這次為了紀神父的口述歷史的完整性，硬著頭皮訪問葛神父，沒想到神父很大方的接受訪談，而且提供了許多白冷會內部的文件來佐證，是很成功的一次訪談經驗。

歐修士是白冷會的總務，管錢管帳的，歐修士比紀神父晚到台灣，對紀神父印象卻極其深刻。紀神父對於金錢的態度異於常人，特別是在管錢的歐修士眼中，紀神父像一陣龍捲風，不按牌理出牌的紀神父，常給管錢的修士帶來挑戰，也因此讓人們看到紀神父無我付出的一面。

4. 遺珠之憾

田野採集過程中，知道許多昔日跟隨紀神父的布農族傳教員的名字，線索一條一條的浮現，但是，這些早期的傳教員，幾乎都已凋零，不是已經去世，就是已經不復記憶，無法接受訪談了。老傳教員是紀神父的得力助手，對紀神

父的事蹟知之甚詳，只是今日為之，為時晚矣，這是從事部落田野工作，最大的打擊，深深感受到，部落文史工作真的是一件與時間賽跑的沉重負擔，體力的負荷事小，心情上的無力，才是負擔啊!!

現階段唯一知道人名，卻始終無法聯繫上的，只有一位是布農族人，名叫余紋玉，她是1970年和紀神父一起搭乘計程車出車禍的歷史證人之一，知道她是海端鄉的布農族，但就是聯繫不上，透過管道也無法取得她的聯絡方式，她家人甚至認為不需要訪問她，是否有難言之隱無從得知。無法親自採集其口述歷史，這是此計畫唯一的缺憾，因為紀神父之所以搭上這部死亡計程車前往嘉義，據說與余紋玉有關，若能訪談到她，必然能解開走省道北上之緣由，這次未能如願，希望來日還有機會訪談到她，為車禍過程的還原，補上最後一塊拼圖。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李先達，他是當年和紀神父一起在台東傳教的中國籍神父，後來還俗結婚，聽說遷居到台中，可是問了許多人，都沒有人知道他的聯絡方式，甚為可惜。年底前親自到台中進行地毯式的拜訪，希望透過天主教會系統的關係，能夠查出李先達的蛛絲馬跡，但終究是無功而返，未能完成任務。只知道李先達曾當過公東高工的校長，紀神父出車禍前一晚，據說就是在和李先達等神父打麻將的，李先達記憶中的紀神父，應該會有諸多故事可以採集。這部分，還有繼續進行的空間。